

誠齋集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六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墓誌銘

蕭希韓母彭氏墓誌銘

予友蕭希韓久不見忽襄經謁予請曰木杵不天幼
無父今又無母痛至骨不知所報今以某年月日
葬吾母於某鄉敢介外弟王城所撰次吾母行狀
乞銘以揜諸幽惟裁哀之予曰諾夫人彭氏廬陵
人鄉先生伯莊之女潛溪先生蕭叔展之孫婦進
士彥績之妻也彥績諱唐卿其宗貴而大即所謂

兩御史之家者也惟潛溪舉孝廉不就其友曰孔
武仲文平仲潛溪少時文名與三孔相頡頏既歸
隱武仲高之為序其文集有歎慕不可及之語至
希韓文學允幾世矣而未有顯人天其或者久其
溥以溥其流是在希韓乎惜也夫人能教子而不
逮於有就也夫人以其年月日卒年若干銘曰
耿然夫人允節且仁迪子以文其疾其勤既曰疾
只曷不壽只曷不諏只有昊幽只

曾時仲母王氏墓誌銘

予為童子時從先君宦學四方其去其歸先君必

過所謂曾表民者每過之必見賓客滿堂杯酒淋漓
滴叫呼大笑以為樂予是時雖幼聞將過表民則
心獨喜蓋表民之好賓客至能使童子喜之予既
仕而歸里中間表民安否或曰嘻死矣問其家生
產作業如初否或曰嘻貧矣問其子弟才不才或
曰其孫有行中者以文學名其里里之人稱重之
不惟文學也其母死其族謂之曰汝有父莫之饋
養且汝年長矣盍如唐德宗所謂民俗有借吉成
昏者而受室焉行中慟哭曰吾獨以吾父故不敢
死吾又忍為此哉其為行也卓矣不惟文學也予

曰表民有後矣今年行中來學於予叔父麻陽縣
尹之門予始識之叩其有過其所聞因問謁予曰
吾母將葬敢以銘累矣予曰賢母宜銘夫人王氏
吉之廬陵人表民次子紹榮之妻也觀曾氏之貧
則知夫人能傾貲以奉其舅之賓客觀紹榮之能
教子則知夫人之有助觀行中之文行則知夫人
之賢至於撫紹榮元配朱氏之一女如已子館置
親戚之不能自存者於其鄉而葬其死無歸者皆
夫人之懿也夫人年四十九卒於乾道二年五月
六日後一年葬於儒行鄉福田之原蓋今年十月

某日也生四子行可行已行義行中其次也行已
文學亦為時輩所推女二人銘曰

閨壺淵靚婦道則闕於詠子弟有聞母德則煒於
文夫人有子門踰而起夫人死而不死

羅元通墓誌銘

元通姓羅氏諱上達廬陵人其先以五季之亂自
豫章徙也曾祖斬祖仇皆不仕父紉字天文以儒
先文師伏一州嘗貢至春官不第以仲子左奉議
郎安仁縣知縣上行追秩右承事郎元通天文長
子元通以詩學名家授徒數十百人自三舍盛時

有聲庠序如澹菴先生胡侍讀諸公皆其與游也
蓋一時同研席者光顯矣而元通猶在場屋至紹
興癸酉元通年五十有八始與其子維藩同薦名
又三年元通再薦名又三年其子維藩維申維翰
俱薦名又十年維藩維翰同登進士第吉語至而
元通之死旬時矣元通事天文至孝天文貧而好
客每客至置醴踐豆客主必盡歡客既去天文視
元通一寒不可忍蓋以衣為食也元通卒不自言
天文嘗以非罪繫吏吏誅貨不厭將當以重劾元
通徧走昏友稱子本以脫天文於咎獲中元通年

踰三十未有子天文曰吾兒孝而無子無天則已
建炎之乱里中盜有號李賊者執元通欲必殺摩
頸將揮刀矣而其徒有念元通恩紀者免之未幾
賊敗有縛李賊來獻者請甘心元通一笑而釋之
元通性慷慨以義自任如廩給族兄之老貧者曰
子正曰忱叔救焚築室以居其族者曰德疑收其
故人子之貧且失學而教育之者曰左龍卿葬其
親戚之不能葬者曰李懷忠李晞祖之母羸糧以
送致里人之孥者曰劉生蓋不可勝紀也元通年
七十有四以其年某月某日卒初配李氏士族平

國女也繼室李氏靖州通判章之妹也繼室之李
名為羅氏之孝婦三子二女皆其所生長女適彭
臯次適丁南隱孫男四人澣瀛浩沂孫女三人元
通卒之明年將以某月某日葬于某所某孤維藩
以書抵予曰子於先人至親也非子莫之宜銘乃
銘曰
學周于身孝周于親義周于人元通之伸才不于
職謀不于國有挾不白元通之抑不昌其已以昌
其子元通之傷元通之喜

曾正臣妻劉氏墓誌銘

夫人劉氏故太師楚國公諱沈之曾孫諱王諱普
趙氏之甥祖諱瑄知滑州累贈至金紫光祿大夫
父諱任將仕郎世為吉州永新人夫人九歲喪母
伯父徽猷閣待制公間以為已女及笄擇對謀於
其客賓州錄事謝唐臣以故人零陵令之子今惠
州文學曾君敏學對故歸于勇氏夫人逮事零陵
公執婦禮惟謹其姑劉氏今年九十夫人每謂妯
娣曰勝日不為樂以娛老人顧蓄於財乎故其姑
特愛之文學公壯而老於文老而壯於學館士教
子夫人主膳羞必躬必飾其門填然未嘗無人其

室落然若未嘗有人秋毫無所慝於文學公父子
文學公父子業專學說趾美續聞則夫人實使之
外家死不克葬夫人葬之其兄仲修之子德開幼
孤而無歸夫人教之塾而畢其娶乾道戊子男三
省舉於禮部文學公亦以五舉恩謁集美奉大對
夫人謂三省曰而父無遇非而薦名不偕而行而
可不勉去年冬十月晦夫人病且亟恐傷其姑之
意力疾起坐如平時凡十日而沒其驚慟曰吾婦
無疾何逝之遽得年五十有一子男五人三省三
恕三顧三恻三達皆力學女五人長適簡璫次適

李良佐餘未嫁孫男三人尚幼今年歲在辛卯二月丙午葬夫人於某縣某鄉某里龍城山之陰將葬其孤三省以簡璫所論次夫人行狀來請銘銘曰

懿厥夫人異姓王之甥大丞相之孫靡挾其門而淑於嬪方昌厥家不昌厥身柰何乎夫人

鄒應可墓誌銘

應可鄒氏諱定應可其字也豫章新吳人曾祖廉夫祖積皆不仕父彥昇以應可贈宣教郎母盧氏封孺人應可自幼知刻意讀書年十七見府帥大

丞相趙公某驚異之紹興乙丑登科授左迪功郎
臨江軍司戶參軍歲餘廣東帥王鈇辟為屬一歲
宅宣教府君憂服除授湖南安撫司屬官時溪蠻
揚再興寇武岡全永邵數州朝廷命統制李道討
之潭帥檄應可饗師數月再興就擒惟盆溪牛皮
黃李三砦恃險不下朝廷命部使者選清幹為蠻
俗所信者招徠之咸以應可應書同列危之應可
單騎從老兵直抵窟穴群蠻以兵迎應可應可諭
以朝廷威德蠻酋悅以大杯酌酒為應可壽應可
飲之不疑一舉而醜群蠻感其誠驩呼拜庭下曰

吾屬無慮矣於是相率就降者一千三百人溪洞
悉平應可不言功賞亦不及秩滿受永州軍事判
官全州兵劫太守為變諸郡兵皆搖心動目永州
卒亦相挺從之太守召應可計事應可即招其勇
而有謀者諭以禍福以離其黨擒其渠魁白郡斬
之餘悉不問衆遂肅然零陵之民至今德之用薦
者十有六人改左通直即知潭之湘鄉縣一日有
寇數百人驟至官吏及豪民四走闔邑震恐有白
應可以家逃者應可叱之曰百姓視吾為動靜吾
動則一邑騷然矣衆知應可不去乃少安應可於

是身率邑兵出郊禦之相持兩晝夜寇不能入而
去尉捕農民十輩送縣欲鍛鍊為盜以希賞應可
問囚非是盡釋之尉大怒訴之於州州移書責應
可應可即趣裝曰吾以一身易十人之命不亦可
乎既而獲真盜尉大慚未幾以疾丐祠去官疾愈
以奉議郎知隨州隨縣疾復劇以乾道庚寅六月
七日終於家享年五十有九應可初娶張氏追封
孺人再娶胡氏封孺人子三人宗愈宗且宗甫皆
業進士女二人長適成忠郎監南岳廟趙善欣次
未嫁應可為人孝友質直表裏方色辭晏溫可

狎而親義所不可堅執不倚衆不敢為奮以直前
學泐文古其詩特奇其句法自徐師川上沂魯直
以趨少陵戶牖餘不數也清以立之平以出之險
不幽若故而新有詩集若干卷予與應可皆江西
人且嘗同僚於永州驩甚其子宗愈以岳州通判
陳友直所狀應可之行來請曰先人與子最故納
石土中子又奚辭則銘之曰
應可之詩其誰莫珍應可之才其卒莫陳莫珍匪
人莫陳匪天能使不陳獨能使不傳

夫人朱氏墓誌銘

夫人朱氏温州瑞安人也處士諱俊之女林君文質之夫人長溪主簿頤叔之母也夫人事父母以孝聞及歸林氏為家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逮事祖母陳夫人陳春秋高齒落盡舅嬰末病母子飲食異嗜夫人治庖食上二老各為之飽調膈重仍夫人忘勞姑馮夫人性勤以嚴目以助爽興視家政夫人盥櫛已輯事以待姑來有懌無詰馮既老有幼女最愛念託之夫人夫人與同卧興補紉必躬既長及笄飾厲則敬德言容功不教以今惟古是若辨裝歸于陳氏遂為賢婦每懷夫人必曰人有